

【图文典藏版】

皇帝

王



佛教

李国荣 著



汉武帝四次出家



武则天，从佛门走来的“一代女皇”



一代文宗咸言忍行“以佛治心”



“和尚皇帝”——唐宪宗



唐高宗：“吾奉西方一佛子”



团结出版社

李国荣 著

帝王
与
佛教



团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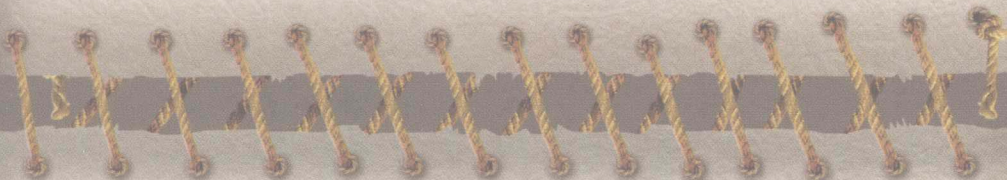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王与佛教 / 李国荣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214-317-3

I. 帝… II. 李… III. ①宫廷—史料—中国—古代②佛教史—史料—中国—古代
IV. K220.6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1597 号



帝王与佛教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85113694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65228880@163.com (投稿)

65133603@163.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 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 185 × 245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5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4-317-3/K · 418

定 价: 43.80 元 (平)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





1. 西晋惠帝「供养百僧」

第三章 乱世皇宫多沙门

五六

8. 孙权召请奉佛居士教太子

四八

7. 曹植：佛教音乐的开篇——《鱼山梵呗》

四四

6. 曹魏三帝与佛

三九

5. 汉末下邳国相笮融的浮屠寺

三一

4. 汉桓帝深宫拜佛当神仙

二九

3. 楚王刘英供养沙门

二二

2. 汉明帝——第一位接触佛教的帝王

二二

1. 汉室博士的《浮屠经》

二二

第二章 佛光初照帝王家

6. 刘向发现佛经说

一八

5. 汉武垂询劫烧说

一四

4. 秦皇囚禁胡僧说

一一

3. 燕王接见尸罗说

一一

2. 周王闻知佛法说

一八

1. 夏初伯益知佛说

一八

第一章 远古帝王知佛的传说

引言



7. 痴迷佛门，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

一二六

6.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忏悔法

一二一

5. 齐武帝诏令：沙门不必自称贫道

一一九

4. 南齐高帝受禅与兴齐寺

一一六

3. 刘宋孝武帝泪洒中兴寺

一一二

2. 卷入白黑之争的刘宋文帝

一〇九

1. 刘宋武帝夺位与慧义嵩山寻瑞

一〇四

第四章 南北君王崇佛最狂

13. 南燕慕容德赏封僧明「东齐王」

九九

12. 后秦姚兴·十名妓女·高僧罗什

九五

11. 前秦苻坚尊高僧道安为「神器」

九二

10. 后赵石勒、石虎与大和尚佛图澄

八二

9. 晚晋安帝遣使慰慧远

七七

8. 与高僧女尼频打交道的东晋孝武帝

七二

7. 简文帝敬重女尼听佛经

七〇

6. 晋哀帝「好重佛法」

六八

5. 宫闱女眷们的何皇后寺

六七

4. 东晋成帝：沙门应否跪拜君王的大辩论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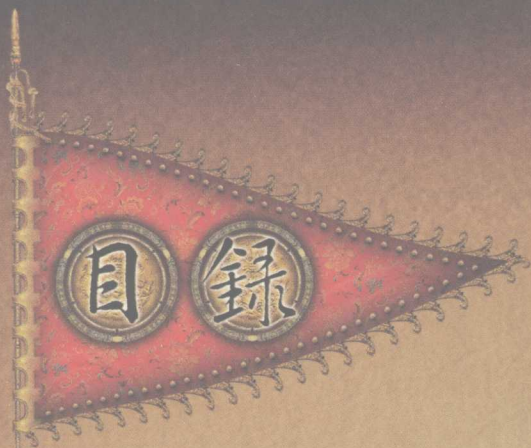
3. 善画佛像的皇帝——东晋明帝

六一

2. 中山王派人写经·河间王以僧为师

五九





9. 后周世宗禁佛——第四次帝王废佛

二三八

8. 唐懿宗洒泪迎佛骨

二三五

7. 唐武宗灭佛——第三次帝王废佛

二三一

6. 唐宪宗迎佛骨的风波

二二三

5. 唐明皇推崇密宗：「欲色为至乐」

二一五

4. 武则天，从佛门走来的一代女皇

二〇七

3. 洛阳宫中供养佛指的唐高宗

二〇五

2. 唐太宗与少林武僧及西天取经

一九八

1. 在尼庵中长大的隋文帝

一九四

第五章 佛在皇宫走红的黄金时期

17. 北周武帝禁佛——第二次帝王废佛

一九〇

16. 北齐文宣帝修行甘露寺

一八五

15. 麦积山，西魏文皇后削发为尼

一八三

14. 北魏胡太后发出的度僧限令

一八〇

13. 北魏宣武帝的瑶光尼寺：专为皇后与女官

一七五

12. 为佛像披上汉装的北魏孝文帝

一六八

11. 开凿云冈石窟的北魏文成帝

一六二

10. 北魏太武帝禁佛——第一次帝王废佛

一五四

9. 北魏道武帝——「正是当今的如来」

一五一

8. 陈武帝登基拜佛牙

一四四

19. 扮装观音的慈禧太后 三二二
18. 乾隆，亦真亦幻的文殊菩萨 三一—
17. 自比『和尚』『野僧』的雍正帝 三〇四
16. 理智待佛的康熙大帝 二九七
15. 顺治：『吾本西方一衲子』 二八八
14. 李太后·菩提树·佛舍利 二八四
13. 嘉靖帝撤匾皇姑寺 二八一
12. 燕王朱棣与怪僧道衍 二七六
11. 建文帝，一个流浪僧人的疑案 二七一
10. 『和尚皇帝』——朱元璋 二六六
9. 『西天佛子』为忽必烈夫妇灌顶 二五七
8.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以佛治心』 二五五
7. 金世宗筛选童僧与贞懿太后出家 二五三
6. 西夏王李元昊五台山供奉佛室 二五二
5. 辽太宗千里迢迢搬观音 二五〇
4. 南宋光宗的度牒 二四八
3. 紫袍赐僧的宋仁宗 二四四
2. 宋太宗后宫佳人写佛经 二四三
1. 宋太祖的10万块佛经雕版 二四二

第六章 皇宫内的佛光余辉




【内容提要】

汉明帝佛梦依稀，梁武帝四次出家，武则天从佛门走来，成吉思汗以佛治心，朱元璋原本是和尚，顺治帝可曾隐身五台山……

宫门是隐秘的，佛门是玄奥的。朝朝代代的皇家宫苑，或出于政治厮杀的特殊需要，或由于帝王的个人偏好，总是披上仙佛的神秘光环，以致屡有皇帝出家、后妃为尼的秘闻问世。更有多少佛家门徒，或因迎合帝王崇佛奉仙而饱享富贵荣华，或因天子龙颜一怒贬斥佛教而命丧黄泉。还有多少皇家儿女、达官显贵、儒士文人，竞相结交佛家，乃至出尘脱俗走入佛门。帝王与佛教、皇室与释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书依据翔实的历史典籍和可靠的宫中秘档，沿着历史的足迹，披陈两千年帝王尊佛、用佛乃至毁佛的秘史珍闻，探寻佛家释门对皇权和宫闱的神幻影响，从而揭示古代帝王与佛教的历史渊源与隐秘真情。





引言

皇权与佛教的交融碰撞，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纵观古代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家宫苑，总是披上仙佛的神秘光环，而帝王的个人好恶和宫廷的政治变幻又直接影响着佛教的兴衰沉浮。是帝王利用了佛教，还是佛教迎合了帝王？是佛教左右了帝王，还是帝王拿捏了佛教？说起来，似乎是像雾像雨又像云。但不管怎样，帝王与佛教、皇室与释家的确结下了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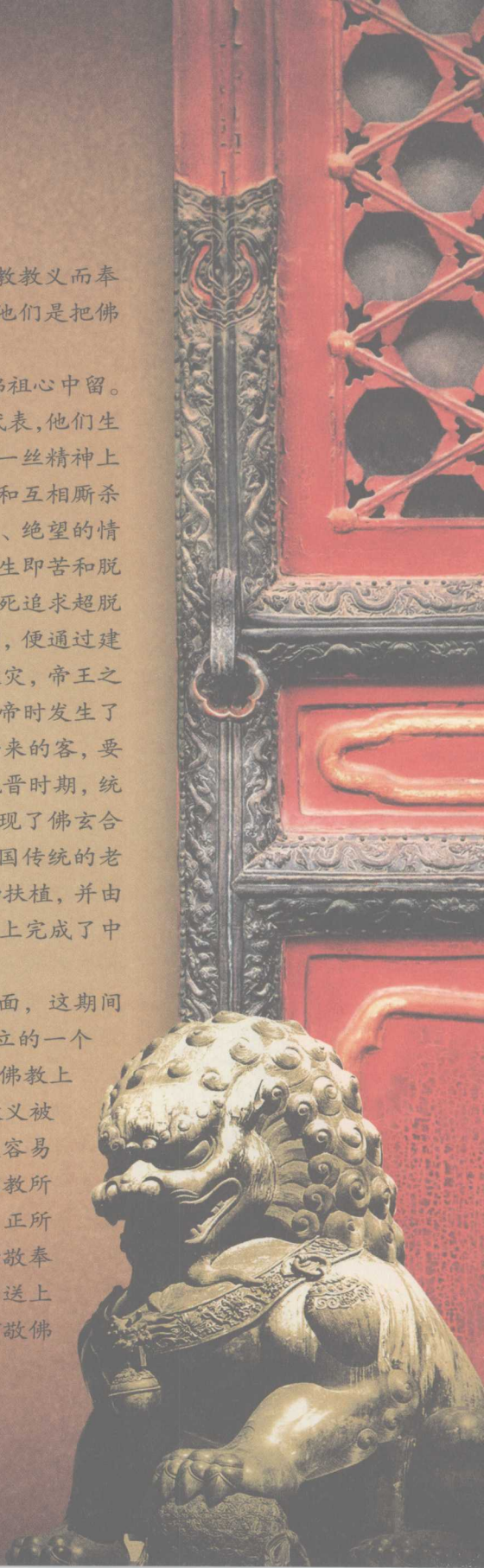
打开佛教典籍，在中国远古帝王与西方释迦佛祖之间，就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佛教不是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国，创始人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创立佛教后，被人们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可是，在一些佛教史书上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说不仅秦始皇、汉武帝曾经接触过高僧，甚至夏禹时代的伯益、西周王朝的昭王就已经知道有佛了。显然，这是古代佛教徒们的杜撰，他们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为了使佛教在与儒、道的较量中更有分量，也为了更能博得当朝君主的赞许支持，便牵强附会，编造了许多远古帝王便已知佛的传说。


佛教在西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初踏汉地，它的第一步就迈进了帝王之家。为了在华夏站住脚，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不得为自己整形，主动依附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披上了黄老神仙的外衣。于是，在汉魏时期，从帝王到百姓，基本上是把佛教当作神仙、方术之类的东西，是用来祈福求寿的。而在那个时代，祠祀求福被看成是宫廷帝王及贵族们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因此，西来之佛从它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便被皇家贵族们垄断专用。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明帝应该是第一位接触佛教的中国帝王。紧随其后，楚王刘英在深宅供养起沙门，汉桓帝宫中设祠祭拜仙佛，而曹植则以其才智推出佛教音乐的开篇《鱼山梵呗》。可以说，释迦牟尼的幻影一经在华夏大地上闪现，便投入了帝王的怀抱，佛教借助皇权登上了汉民族的舞

台。这个时期的帝王，还没有哪一个是出于尊崇佛教教义而奉佛的，他们甚至对佛教的深奥哲理根本没懂几分，他们是把佛当成众多鬼神的一种来敬的。

两晋时期的帝王，突出的特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两晋皇室是从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的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生活上奢侈糜烂，精神上空虚无聊，遂从佛教那里寻求一丝精神上的寄托，东晋的明帝竟以画佛像为乐。在激烈的内讧和互相厮杀中，两晋的帝王将相们往往是朝不保夕，恐惧、哀伤、绝望的情绪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宫闱的各个角落。而佛教是以人生即苦和脱离苦海为教义号召的，这恰恰迎合了乱世帝王忧患生死追求超脱的精神需求。于是，那些拥有丰厚钱财的王室贵戚们，便通过建造佛寺、布施财物、持斋供养等等途径为自己祈福禳灾，帝王之家的大门一直向佛堂的沙门们敞开着，以至在东晋成帝时发生了一场沙门应否跪拜君王的大辩论。另外，佛教这个外来的客，要在汉地求得生存，便总是要不时地看主人的脸色。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上层大刮玄风，佛教便又迎合与借助玄学，出现了佛玄合流的奇特现象。恰恰是由于佛教能够识时务地与中国传统的老庄、玄学结合，从而得到魏晋时期中国皇帝的认可和扶植，并由此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佛教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使佛教成为中国佛教。

两晋时期的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期间尽管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个割据政权如同水火不能相容，但其统治者在对待佛教上却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好。这是因为，正统的儒家教义被视为中原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是外来的，相比之下更容易被北方少数民族接受，佛教的这种优势，是道教和儒教所无法相比的。后赵石勒就直白地说道：“佛是戎神，正所奉祀。”这话十分典型地表明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敬奉佛教的根结所在。而后秦的姚兴竟主动向高僧罗什送上10名妓女，足见此时此地的帝王已到了不知该如何敬佛的地步。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帝王出家入寺、皇后削发为尼的崇佛狂潮。在这个乱云飞渡的时代，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统治者和世家大族，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残酷的角斗，人人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无不渴望得到灵魂的解脱，这就为鼓吹救苦救难的佛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便是南朝君王崇奉佛教的突出代表。在北方，自北魏建立以后，鲜卑族统治者拓跋氏为了巩固政权，便竭力宣扬自己就是释迦牟尼的今身。值得注意的是，在“皇帝就是佛，皇权就是神权”的思想支配下，南北朝时期的君王，雕刻塑造了大量佛像，他们以自己的面貌形象作为释迦牟尼的模样，站在洞窟或寺庙大殿的中央，接受芸芸众生的朝拜。少林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许多佛教盛地，便是这个时期在帝王的直接点拨下兴建起来的。

隋唐时代是佛教走红皇宫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统一带来了佛教的统一，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阶段，其特点有三：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宗派涌现。这些兴盛气象，标志着佛教传入我国后，依附于传统的儒、道等思想的过程已告结束，从此佛教进入独立地作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阶段。于是，佛教在隋唐皇宫备受关注。隋文帝大肆营造佛像，翻译佛典，极力宣扬佛塔的灵感，以显示隋之得天下是佛神所加被的。到了唐朝，尽管李唐皇室尊道教始祖李耳为家祖，但对佛教仍很看重。唐太宗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并鼓励大臣们出家当和尚。武则天在夺取帝位的角逐中，尤其大大借助了佛的神力，佛门高僧十分乖巧地称武则天是该做皇帝的女菩萨。作为官府颁发的出家许可证“度牒”，产生于唐朝，它在李唐皇室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以唐宪宗为代表的中唐诸帝，把佛骨迎入大内供养，以至引来朝臣韩愈的抗议——《谏迎佛骨表》。但到了唐朝后期，由于佛教的过度发展，与皇权产生了冲突，终于发生了会昌年间的唐武宗灭佛。这次毁佛事件，使佛教元气大伤。接下来的周世宗禁佛，更使下滑的佛教雪上加霜，走向了衰微。

宋元明清时期的封建帝王，总体来看，对待佛教似乎更理性，最主要的特征是利用与限制相结合。说利用，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宋明以后，封建帝王在思想领域里更加重视儒家的伦理纲常，佛、道二教的宗教理论则渗透到儒家学说内。这个时期的封建统治者，相继提出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主张，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当然也愿意适应统治者这一政治上的需要。于是，宋朝宰相李纲“三教归一”和儒佛一致的主张，元初成吉思汗所采纳的“以儒治国，以佛治世”的说教，清雍正帝“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思想，都是力主三教融合。这时的佛教尽管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因为还能在“三教合一”的大旗下为帝王服务，因而得以延存，大多数帝王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奉佛用佛。说限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宋元明清时期的帝王，对佛教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譬如：不准随意私建寺院、不准私下剃度僧尼、实行度牒考试制度、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限制性政策，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佛教也与封建社会的盛衰相一致，在这个时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宫门是隐秘的，佛门是玄奥的。本书依据翔实的历史典籍和可靠的宫中秘档，试图沿着历史的足迹，披陈两千年帝王尊佛、用佛乃至毁佛的秘史珍闻，探寻佛家释门对皇权和宫闱的神幻影响，旨在揭示古代帝王与佛教的历史渊源与隐秘真情。由于笔者对释教佛学研究不深，所述所论难免存在欠妥乃至舛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国荣

2008 春日 北京石室

第一章

远古帝王知佛的传说

佛教不是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古代的佛教徒们，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为了使佛教在与儒、道的较量中更有分量，也为了更能博得帝王的赞许支持，或牵强附会，或臆想杜撰，编造了许多神奇怪异的传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人自古就已知晓佛的存在。于是，在逸史和寓言中，留下了不少有关远古帝王、先代圣贤早已知佛的传说。

由此，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笼罩在中国远古帝王与西方释迦佛祖之间……







1. 夏初伯益知佛说

伯益其人，相传生于夏禹时代，曾协助大禹治水，著有《山海经》。伯益知佛，是中国自古知佛各种传说中最早的一种。其记述首先见于南北朝时期刘宋宗炳所著的《明佛论》：

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佷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佷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矣。

“三五”指三皇五帝，“三五之世”泛指三代以前，“浮屠”“如来”指的则是佛。据此，夏禹时代的伯益已经知道佛的存在了。唐朝的道宣在其《归正篇·佛为老师》中也说：

余寻终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闻东逝。故轩辕（黄帝）游华胥之国，王邵云即天竺；又陟昆仑之墟，即香山（佛教所传阎浮提洲——世界的最高中心，即昆仑山）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国，佷人而爱之。”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兴。”今闻之说曰：“地殷土中，物壤琛丽，民博仁智，俗高理学，立德厚望，何负诸夏？古称爱人之国。”世挺贤之人，岂虚构哉！



伯益

生卒年代不详，据说生于夏禹时代，曾为大禹治水出谋划策，著有《山海经》。

看来，道宣对夏禹时代的伯益就已经知道有佛是深信不疑的。

说大约四千年前的伯益已经知道佛教，实在是荒唐的。因为当时佛陀尚未降生，中国又何来佛教？对于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现在一般地认为是在公元前565年—前485年，虽然也有其他一些说法，但彼此相差也都不过一二百年，就是说，佛陀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才降生。故此，说夏禹时代的伯益知佛，当是子虚乌有的事。

2. 周王闻知佛法说

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年代，佛教与道教一直争论不休。佛教徒们为了说明自己的教祖释迦牟尼比道教教祖老子资格更老，而且佛教很早以前就已传入中国，并被帝王接纳，便故意曲解中国史书和佛经中的一些记载，编造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于是，佛出生于周朝、周王知晓佛法的说法应运而生。

一种说法是，西周的第四、五代国王周昭王、周穆王时有佛降诞，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续高僧传》卷23记载：

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

这样一来，后世佛教方面的书，便把释迦牟尼的降生年代上溯到西周时代。

《周书异记》亦持此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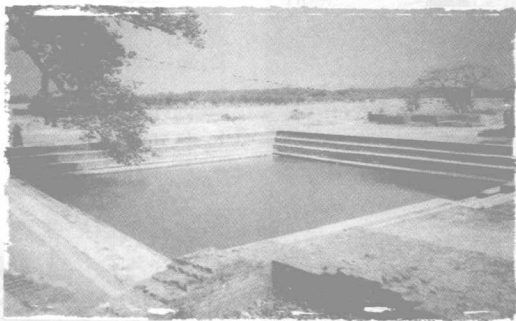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泉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对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昭王曰：“于天下何如？”由曰：“即时无他，一千年外声教被于此土。”昭王即遣镌石记之，埋于南郊天祠前。当此之时，佛初生王宫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不达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与相国吕侯西入，会诸侯于涂山，以禳光变。当此之时，佛久已处世。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

这里，不仅记述了西方“大圣人”释迦牟尼佛的生年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灭度于周穆王五十二年，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佛祖降诞与灭度时，山川大地所呈现的征兆，特别是具体地谈到周昭王、周穆王对释迦牟尼的生与死是十分清楚的。然而，遗憾的是，据史家考证，《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从所述内容及所用语言来看，大概作于佛教广泛流行的南北朝时期，而绝非周人所作，不足为凭。



周昭王

吹箫引凤图
(衬底图)



蓝毗尼园遗址

传说当年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按当地的风俗要回娘家临产，她从迦毗罗卫国回娘家的路上经过蓝毗尼园时，生下了释迦牟尼，因此佛教徒把这里看做是佛教圣地。图中这一方形水池就是佛教传说中释迦牟尼诞生时的洗浴池。



唐代道宣撰著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更谈到这样一则故事：秦穆公时，在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知此为何物，就弃放于马坊中，仙佛石像秽污受损，秦穆公因对佛不敬而身染重病。秦穆公向侍臣由余询问来由，由余回答说：“自己曾读古书，周穆王时，有化人（幻术师）来，这就是称之为佛神者。”秦穆公听信了由余的话，当即在终南山筑高台作道场，敬重佛祖，不久果然病愈。这段故事中，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是与《周书异记》中周穆王与苏由的对话相呼应的，都是强调周穆王时已经有佛了。

如果说，《周书异记》中关于释迦生死的传说，是在暗示人们，西周的昭王、穆王已经知道佛教，那么，《列子》一书则直接记述了周穆王的敬佛活动。梁僧祐《弘明集后序》说：

① 摩崖石刻 四川

此石刻像体现了东汉末期佛教和道教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情景。

② 描绘佛陀诞生的石刻浮雕

东印度、10世纪。

《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能变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观其灵迹，乃开士（菩萨）之化；大法萌兆，已见周初；感应之渐，非起汉世……

唐朝道宣等人的《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也说：

《列子》云：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穆王敬之若圣。此则佛化之初及也。

《列子》一书，虽称是周列御寇所作，但实际是魏晋时人的伪造。从该书的整个内容来看，它当属于道家著作，但其中掺杂着不少佛教思想。这里所说的“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等等，就是用道家神仙家的语言所描绘的来去自由的佛，其形象与《庄子》中的“真人”、“至人”极为相似。魏晋时期不少老庄学者同时崇信佛教，他们常常用老庄思想来理解佛教，用老庄的语言来叙述佛教，因此，在《列子》中有这种描述是不足为怪的。但佛教僧侣把这一记载作为周穆王敬佛的证据，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佛生于东周庄王时期。

此说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撰写的《后汉书》，其中谈到：“佛以癸丑七月十五寄生于净住

